

毛詩注疏

冊七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又復也箋云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疏**○箋中正至以勝

謂齊通智謂聖者通也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此經與下相對齊為

中正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聖者通智也蘊藉者定本及箋作

溫字舒媛云苞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鄭亦以溫為藉義中原有菽庶民

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義中作溫者蓋

采之以喻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螟蛉有子

螺贏負之螟蛉桑蟲也螺贏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

反蛉音零俗謂之桑蠅一名戎女蠅音萬螺音果贏力果反即細腰蜂俗呼蠅

蠅是也蠅於髻反蠅音翁煦況甫反又況其反蠅紆甫反又紆具反鄭注禮記

云以氣曰煦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箋云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而子也○疏原中

以體曰蠅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疏原中

至似之○毛以為既言天命將去故告幽王以王位無常言原田之中有菽藿

衆民能力采之者則得食之以興域中之有王位無常言勤治之者則得處之

舊生原中非有主位在域中非有常也所以為無常者桑蟲自子而蒲盧負

而養之以成己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之萬民以為己民是王位無常也王何

養取桑蟲之子以為己子似有德者教取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為子

不修德以固位乎實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為子

○鄭唯刺厲王為異○傳菽藿○正義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

謂之藿公食禮云錮羹○傳菽藿是也此經言有菽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

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箋王位無常家○正義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為

處誤○傳螟蛉至蒲盧○正義曰皆釋蟲文○郭璞曰蒲盧為土蜂陸機云螟蛉者

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螺贏為土蜂也似蜂而小腰

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箋蒲盧至其子○正義曰中庸云
政也者蒲盧即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姁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
煦之而令變為己子也此螟蛉非不能養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題視也脊令不
子而喻王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題彼脊令載飛載鳴能自舍君子有
不節爾箋云題大計反令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我日斯邁而
月斯征箋云我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止
息○日而乙反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忝辱也○毋忝上音無疏題彼至所生
下同朝直遙反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下他簞反字林他念反疏○毛以為既
王位無常須自勤於政故告幽王言視彼脊令之鳥尚則飛鳴既飛以翼又
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況人之處世其可自舍視此脊令以為喻節
故我王當日此行如脊令無肯止息時月此故當早起夜臥行之無辱汝所生之
所決月有所行此亦如脊令無肯止息時月此故當早起夜臥行之無辱汝所生之
父祖已○鄭唯刺厲王為異○箋題之至止息○正義曰傳已訓題為視此又
言視睇者以取之為節當取傍○箋題之至止息○正義曰傳已訓題為視此又
也鳥皆飛鳴而此及常棣獨云離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之性故取為喻也
正以飛鳴無止息為與者亦欲取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故云口也翼
也無肯止息時也○箋我至止息○正義曰以此上承不能自舍而云日月
此行故為我王於政事所行唯息○正義曰以此上承不能自舍而云日月
意以先王制此禮欲使言與羣臣行之以議政事日有所視朝又解令王視朝及視朔
施行亦無止息時先王制禮意如此所以今欲令我王有所決斷月有所交交桑
扈率場啄粟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為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箋
戶場大夏反啄陟角反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填盡岸訟也箋
反竊音切治直吏反

毛詩注疏
卷之二十三
小雅
節南山之什
二
中華書局聚

提與也弁樂也。鸞卑居卑雅鳥也。提提。羣貌。箋云：樂乎彼雅鳥，出食在野，甚

然樂傷今大子獨不。○鸞斯音豫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說

文云：雅楚鳥也。一名鸞，一名鶯，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提是移反樂音洛下

音匹。又必移反。同。民莫不穀我獨于懼。子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

獨不穀。然曰：以憂也。○懼力知反。取七住反。大音泰。說音悅。何辜于天，我罪伊何

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心之憂矣，云如之何。疏：弁，彼至之何。○正

日號上而乙反。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心之憂矣，云如之何。疏：弁，彼至之何。○正

斯之鳥鸞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則歸。同飛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以興樂者，彼

天下之民此民。天子出食於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今天下民莫

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是比民鳥之不如太子言曰：我憂之

也。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既憂，卑居此傳言我

此冤枉問天云：我罪維如何乎？○傳：鸞卑居至羣貌。○由太子既憂，卑居此傳言我

心為之憂矣。知王如之何乎？○傳：鸞卑居至羣貌。○由太子既憂，卑居此傳言我

卑居又名雅鳥。郭璞曰：雅鳥小而多羣，腹下有白，東呼為鶯。鳥是也。此鳥名鸞

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

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鸞斯苑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

羣下或有飛亦衍字。本集本並無飛字。○箋：彼雅至獨不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

飛是有出時故言出食在野以喻人。父子出入宮庭也。以驚求食，喻人相與飲

食也。以鳥喻凡人當文為興言傷人。太子獨失所知者，以下云：我獨故探之以

明興意。集本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傳：幽王至殺之。○正義曰：

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不下有然衍字。○傳：幽王至殺之。○正義曰：

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伐之，是放而欲殺太子之事也。○傳：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

必求之。申人弗界，必伐之，是放而欲殺太子之事也。○傳：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

毛詩注疏 十二之三 小雅 節南山之什 三 中華書局聚

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於旻天乎我之訴父何為然矣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問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我竭力耕田供子職而已父母不我愛於我何哉太子亦然也

周道鞠為茂草之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箋云此喻幽王信褒姒反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怒思也擣心

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疾猶病也○怒乃歷反擣丁老反本或作擣同韓詩疏作疾首○正義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踧踧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

今曰窮盡為茂草矣茂草生於道則荒道路以喻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曰逐王政窮盡為褒姒矣褒姒干王政則悲敗王德今王盡信褒姒之讒太子所以放逐王行如此故我心為之憂傷怒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歎

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疾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箋云喻至四方○正義曰此舉周道有茂草之荒郭礙行路使行者

絕行於四方以喻幽王信褒姒之讒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路

云心擣疾也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箋云不脫至假寐○正義曰宣二年左傳

說趙盾威服將朝尚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恭敬○梓音子木名靡瞻匪父靡

早坐而假寐是也

依匪母不屬于毛不懼于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

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
於我○我屬音燭徐音蜀裏音里長丁丈反胞音包胎他來反天
之生我我辰

安在辰安時也箋云此言我生所值之疏維桑至安在○毛以爲言凡父之所
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

父身不依怙其母以長既恭孝如此以至不容故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
者無不平當恭敬之矣大者今我獨不連屬於父乎不離歷於母乎何由如此

不得父母之恩也若此則本天之生我我所遇值之時安所在乎豈皆值凶時
而生使我母獨遭此也毛指謂父也裏指謂母也○鄭唯毛爲異餘同○傳父

之所樹○正義曰此假之於凡內非謂在王所樹桑梓○傳毛在至言母○正
義曰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謂在王所樹桑梓○傳毛在至言母○正

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
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孫毓謂傳爲長而云母斥

裏如裏離之義當然其言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孫毓謂傳爲長而云母斥
言不離哉毓乃是太子之讎寧復望其依恃之恩胎乎○正義曰此太子爲父而

所放耳非母放之而非言母也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
也○箋此言至吉凶○正義曰言我生所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

所值故知謂六物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
辰是謂也服虔以爲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月星

也月十二辰也星二十八宿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泝泝
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也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泝泝

也漙深貌泝泝衆也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譬彼舟
之旁無所不容○苑音鬱凋音條嘒呼惠反泝徐孕計反又匹計反大者譬彼舟

流不知所屆箋云屆至也言今大子不爲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
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譬本亦作辟匹致反下同居音戒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箋云遑疏苑木也此柳由茂故上有鳴蟬其聲嘒嘒然有漙
也○疏苑木也此柳由茂故上有鳴蟬其聲嘒嘒然有漙

然而深者彼淵水也此淵由深故傍萑葦其衆泝然柳木茂而多蟬淵水深
能容之至使放逐譬彼舟之流行而無維制之者不知終當所至以此故我心
之憂矣不得間暇而假寐言憂之深也○箋大者至不容○正義曰定本無旁
所二字○箋言今至所至○正義曰於時申后廢黜非復能容太子言不爲王
及后所容者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之耳太子奔申則是有容太子言無所
至者棄儲君之重而逃竄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尙求其雌謂使舒貌
舅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
走其足伎伎然舒也箋云雉鳴也尙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使然
舒留其羣也雉之舒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
之不如○伎本亦作伎其
宜反雉古豆反妃音配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壞癰也謂傷病也
內有疾故無枝也○壞腫也爾雅云鬼木說文作癰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心之
又音回癰胡罪反木瘤腫也
憂矣寧莫之知猶會也
稽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也雄雉之於朝旦惟然而鳴猶爲求其雌雉而並飛
也鹿雉猶得偶以俱遊今太子之見放逐棄其妃匹不得俱去是鳥獸之不如
譬彼內傷病之木以內疾之故是用無枝也猶太子無匹之故不得生子故我
心之憂矣會無知之者○箋雉至用無枝如○正義曰高宗彤日雉升鼎耳而雉
說文云雉雄鳴也走故鳴而句其頸故字從佳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言足
遲爲待之勢獸走故鳴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言又鳥獸之
不如者前不如蟬葦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傳壞癰謂傷病○正義曰釋木
云鬼木符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癰木疾用無枝符婁庭偃內疾癰磊故疾用無
枝郭璞曰符婁病下句獨爲異也
相彼投兔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瑾之

壇路冢也箋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
人尙有覆掩之成其壇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相息亮反兔他故反先蘇
薦人所覆也覲說文作殪云道中死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執也言王之執心不
彼二人所憂矣涕既隕之隕音蘊隊直類反疏傳壇路冢至箋不忍○正義曰
人不知於路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殣相望心不忍耳君子信讒如或疇之旅疇也

如疇之者謂受而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箋云惠愛究謀也王不愛太子
行之○疇市由反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伐木掩
矣析薪地矣觀伐木者掩其巔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掩其巔者不欲妄挫析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
伐木析薪也○掩寄彼反拙勅氏反又宅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佗加也箋云予

買反徐又直是反踏蒲北反挫子臥反又宅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佗加也箋云予
言之罪而妄加我太子○舍音疏之君子至佗矣○正義曰言君子幽王信褒姒
捨注同又音赦佗賀反注同疏之君子至佗矣○正義曰言君子幽王信褒姒
得即飲之此王所以然者君子幽王不愛太子之故由此聞讒即逐不肯安
舒而謀慮之伐木尙掩其木之巔矣王不愛太子之故由此聞讒即逐不肯安

妄析之舍彼有罪不欲妄損於薪木今王非理而害太子無罪王妄加之○箋
薪之人舍彼有罪不欲妄損於薪木今王非理而害太子無罪王妄加之○箋
旅賁○正義曰酬酢皆作酬此作爵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
者賁奠之不舉謂之酬酢皆作酬此作爵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
相酬名曰旅酬謂衆相酬也此而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

傳伐木至其理○正義曰伐木而言掩是畏木倒而掩之明掩其巔矣掩者倚
也謂以物倚其巔峯也○析薪而加○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
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傳佗加○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

與陀人是從此而往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浚深也箋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

加也故曰陀加也○浚蘇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箋云由用人將有屬耳

避之猶有默存者焉○浚蘇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箋云由用人將有屬耳

俊反○默本亦作嘿亡北反○浚蘇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箋云由用人將有屬耳

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無逝我梁無發我笥箋云逝之也之

正也○易夷岐反屬音燭注同垣音袁○無逝我梁無發我笥箋云逝之也之

必王盜魚之罪以言襄公淫色來嬖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孝也高子小

於王盜魚之罪以言襄公淫色來嬖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孝也高子小

我何談笑而道之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

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也親親之過大也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

曰凱風親之小過小者也親親之過大也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

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疎不孝也過大而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

十而慕箋云念父孝也大子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閱音悅容也雙

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閱音悅容也雙

素口反關鳥環反下同本亦作彎射食亦反下同夫音符磯居依反又古愛反

扶又音祈復疏心莫高至我後○正義曰莫王既信讒而加罪於太子仍有殺太子之

極深者非是泉也言泉最極深然山雖高矣人能登其巔泉雖深矣人能入其

淵是亦無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山雖高矣人能登其巔泉雖深矣人能入其

謂人不覺人將有耳屬而聽之心知垣壁之欲殺太子也如此則君子幽王無輕易

用讒人之言將有耳屬而聽之心知垣壁之欲殺太子也如此則君子幽王無輕易

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死之以後乎○箋山高至者焉○正義曰箋顧下云無
易由言是禁王受讒畏人知之辭故為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喻知
王之隱情也王雖逃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但不言耳然○正
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踐之處而言也○傳念父至而慕○正
義曰言無暇憂恤是先有其志○念固而下皆孟子有志者即念父也念者恐其
將受讒今無如之何故自決也○高子曰以明義也按彼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
達已非高子自與孟子對言也趙岐曰高子齊人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
孟子非高子自與孟子對言也趙岐曰高子齊人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
人也固哉言其固陋也○高子年過於孟子故謂之高子也○高子母心不悅故親之過
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故親之過
小也○小弁則王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愈益也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亦不孝
人遇其親是益疏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亦不孝
也○孔子曰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孝之不可以已也○孔子
之善舜如高子譏小弁為不達詩之意也○皆孟子與其弟子公孫丑相答問不
言公孫丑者取其意而略之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

如此○懣懣大也○箋云悠悠思也○懣懣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也○始者言其且為

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懣火吳反○下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

同思息嗣反下同○傲五報反下同○本又作敖○愬音素○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

大○懣予慎無辜○威畏慎誠也○箋云已泰皆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

教慢我誠無罪而罪我○大音泰○本或作泰○徐勅佐反○悠悠

毛詩注疏 十二之三 小雅 節南山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至無事○毛以為大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然我心憂思乎昊天訴之也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為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事者之衆人王政之亂如此甚大也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鄭唯言王為亂如此甚慢也無法度乃昊天乎王甚傲慢為異耳○皆以且為辭○傳懽大○正義曰釋詁文禮肉懽亦謂之懽○箋懽教至法度○正義曰懽教釋言文○傳者以下言己威為甚可畏而泰懽言甚大非類故為傲慢下既為傲此亦為傲也幽王之惡始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為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為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放其初即位皆許為善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數涵容也箋云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數涵容也箋云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僭毛側陰反亂之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韓詩作減減少也數音朔下同不別彼列反亂之又生君子信讒信箋云君子斥在位者也○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也○箋云君

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反君子如社亂庶遄已者社謂爵祿之也福者賢可疾止也○遄市專反沮辭呂反君子如社亂庶遄已者社謂爵祿之也福者賢亂亦庶幾可疾止也○而亂之至遄已○毛以為上既言王之亂又本亂之所由言知王既不察真偽遂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言也王既不察真偽遂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大亂也又言政令雖亂可反覆君子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君子在位雖亂可反覆君子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君子在位雖亂可反覆君子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之則此亂

子何不怒讒而福賢以止亂乎○鄭唯以僭為不信涵為同言信與不信不別故讒言遂生餘同○止傳僭數涵容○正義曰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箋僭不信至不別○正義曰此亂之初生是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箋僭不信至不別○正義曰此亂之初生緣是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箋僭不信至不別○正義曰此亂之初生

不入讒言無由進也正由明不燭下於羣臣之言信與不信盡同之不別讒人得自是生心以進讒害賢遂使王殺戮無辜是生亂也以信與不信混同不別
於致讒為上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正義曰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為
在位者乃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正義曰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為
之能害善乃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正義曰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為
黨援若在位骨鯁之臣固執不信則讒者之言亦不行矣王之刑殺無罪必詢諸朝
廷王既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怒讒言福賢
人令其行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言令怒讒言福賢
欲令之告王行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數也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
之不令其專制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數也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盟之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
長丁丈反又直良反要於遙反數音朔背音佩見賢遍反下同 君子信盜亂
是用暴盜逃也箋云盜謂小人也 盜言孔甘亂是用餒餒進也○餒沈匪其止

共維王之恭本云邛病也小人也恭本云邛病也小人也 恭本云邛病也小人也

疏君至之邛○正義曰上既言亂之生此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數

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甚也此在位君子之長言在位君子之數

不已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甚也此在位君子之長言在位君子之數

不又維與王之為病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笑者使人聽之而

告盟而為屢也言凡國有疑謂於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

詔明神是也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亦通也○傳盜逃○正義曰文十八年左
毛詩注疏 十二之三 小雅 節南山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傳曰竊賄為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
晝伏夜奔逃避人也○箋盜謂至諸盜○正義曰箋以詩刺讒非刺盜賊解其
言盜之意以為盜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因為以盜名之故云盜謂小人引
秋傳以證之所引者公羊傳文弑君者曷為小人或因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
稱名氏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也傳言窮
賤者窮諸盜則盡於稱人殺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也傳言窮
者盡也弑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也傳言窮
者盡於盜知盜是惡名故引以證盜為小人也公羊傳立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
其餘文異者皆有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毚兔狡兔也箋云此四
爾猷道也大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謀者謂田犬也○奕音亦秩音帙莫如
字又作漢同一本作謨按爾雅漢同訓謀莫協韻為勝忖本又作秩音帙莫如
反度苻洛反注皆同躍他歷反毚土咸反遇犬如字疏奕奕至獲之○正義曰
世讀作愚非也知音智狡古卯反馴音旬又音辱疏奕奕至獲之○正義曰
言已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寢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者進智之
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有讒佞之人義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
跳疾之狡兔遇值犬則能獲得之○傳讒兔至狡兔○正義曰蒼頡解詁云兔
大兔也狡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是也○箋
此四事至田犬○正義曰此四事以尊卑為先後犬獸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為
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連言寢廟者周禮注云前曰
廟後曰寢奕奕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得依法制也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
大道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彼獲耳
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

兔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犬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荏染柔

木椅桐梓漆也箋云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

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荏而甚反染音冉數所主

漆上注同椅於音宜反梓蛇蛇碩言出自口矣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蛇

以支反○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箋云顏之厚者出言虛僞疏荏染至厚矣○正

下孟反○行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不知慙於人○簧音黃疏荏染至厚矣○正

之木君子之人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往來可

行之言亦君子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往來可

不然蛇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心焉思知善而後樹之喻往來可

爲言語結構虛辭速相待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言即言必不思數也巧

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雖相對而文互也○傳柔

木椅桐梓漆○正義曰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

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箋云何人者斥譏

木也不言榛栗從可知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箋云何人者斥譏

爲此惡汝作爲讒佞之謀人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能爲此怪其
言多且巧疑其衆教之也○傳水草交謂之麋○正義曰釋水文○箋何人至
曰何人○正義曰言何人者不識而問之辭此既讒己不是不識而曰何人者
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下篇疾暴公之侶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爲大
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傳軒瘍至爲廬○正義曰郭璞曰軒脚脛也彼引此既
微且廬然後爲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郭璞曰軒脚脛也彼引此既
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故箋亦云此人
居下溼之地故生微廬之疾居河之麋是居下溼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暴也

皆畿內疏何人斯八章章六句至絕之○正義曰何人斯者蘇公所作以刺暴
國名也○疏何人斯八章章六句至絕之○正義曰何人斯者蘇公所作以刺暴

何人斯之詩以絕之言暴公不復與交也○按此經無絕言暴公之事○蘇公作是
句云伊誰云從事彰無所致疑此句是絕之辭也○何人斯之意言己以爲暴公之所言

是暴公譖己事彰無所致疑此句是絕之辭也○何人斯之意言己以爲暴公之所言
己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疑此句是絕之辭也○何人斯之意言己以爲暴公之所言

之侶窮極其情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絕之也○箋暴公而
得爲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絕明暴公絕矣○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絕之也○箋暴公而

○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
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春秋之世爲

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內故曰
皆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內故曰

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爲卿士以否未可
知但何人爲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爲王卿相